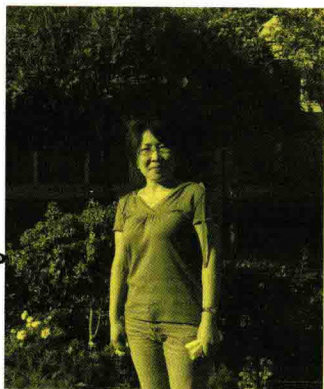




好时光

HAO SHI GUANG

德纯燕◎著

时光流逝了，我没有移动。

——阿波里奈尔《蜜蜡波桥》



好时光

HAO SHI GUANG

德纯燕◎著

时光流逝了，我没有移动。

——阿波里奈尔《蜜蜡波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时光 / 德纯燕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1008 - 9

I. ①好… II. ①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233 号

好时光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德纯燕著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1008 - 9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撷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扞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初长成	1
好时光	37
荒 野	47
旅行者	74
美丽新世界	87
亲爱的，这其实和爱情无关	103
取 暖	119
弑	138
喜 宴	158
相见欢	170
鱼	185
跋	197

初长成

在我十八岁那年的冬天，一个雪后绽晴的午后，母亲午睡醒来，说，我梦见春泥了。当时我正坐在窗前看外面的雪，不由转头道，我也正想春泥呢。说罢，我和母亲相视而笑。母亲掀开被子坐起来，揉搓着双腿，说，梦里面春泥还是那样新鲜，葱苗一样。我起身给母亲倒了杯温水，顺势坐在她身边，并不回话，又把目光望向窗外。我还是相信，春泥仍如当年般站立在那里，释放着芬芳。

1

六年前，这个小镇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凶猛的一场雪，不只挡住了门，还差一点爬上窗台，径直进到屋子里面来。父亲早早地起床，从厨房的后窗跳出去和邻居们一起清理院内的积雪。我趴在窗台看外面的景色，母亲抱着弟弟站在我的身后，亦望向窗外。

窗外只有雪吧。

远方的雪带着遥不可及的气质，升腾起雪雾，山峰掩映其中，是落寞的神情。院子里的雪在踩踏搬运后暗淡了容颜，贴着地面卷起的部分出现了黑色，蜷缩在角落。倒是对面人家房顶上的雪美得耀眼，太阳光下，闪现着光彩，流转间，还有五色隐约可见。我将额头抵在窗玻璃上，立时有沁入心肺的冰凉产生，和我身体的温暖相遇，开始有了热

度。等到我再抬头，看见一团火红站在院子里，我听见母亲说，是春泥，这么大的雪怎么来的呀。

原来她就是母亲前几天提及的过来看护弟弟的保姆春泥。当时母亲的生育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段日子陆续地看了好几个，不是不合母亲的心意就是人家不情愿看护这样小的孩子。后来母亲和春泥见面，春泥说，我妹妹就是我哄大的。母亲心里一动，再看春泥又是个干净人，眉眼间带着许多的温柔，思量了一会便答应了。等到我晚上放学回来看到自己的单人床换了双人的大床，旁边多出了被褥枕头，不由问，奶奶要来了吗？母亲回答，不是，是我们的保姆要过来。我说，要和我一起住宿吗？母亲说，当然了，家里也没有空余的房间，你要叫她春泥姐。现在春泥站在院子里，门还没有打开，母亲不能够出去迎接，春泥也没有办法进来，我们相隔着距离，互望着。

我看见春泥的头上是红围巾，身上是长及膝盖的红棉袄，净白天地间，她是火红的美景。从小我对颜色就有着热爱之情，即使当时到了小学毕业考试前的关键阶段，仍然找来各式的图册描摹色彩，那一刻春泥给我的就是这种颜色的喜悦。而当她取下围巾加入到父亲他们的工作队伍中的时候，露出了黑珍珠一样的眼睛和彩霞一样的脸蛋，在太阳光下越发的闪耀。我不由问母亲，春泥几岁了？母亲说，过这个年就十八了吧，要叫姐。我下意识地说，就比我大六岁呀。可是此刻隔着窗子，我们之间相距六年的光阴有了具体的形状，它变成了某种遥远，一如我们今日在空间上的距离。

门打开后，春泥进来了。她瘦瘦高高的，站立在墙角，手里攥着头巾，说，婶儿，我来晚了呢。正要从母亲怀里接过弟弟，又忙跳开，说，婶儿，我身上凉，碰不得，容我到炉边暖暖啊。说着话就出去进了厨房，她的背影，颇长，小鹿一般。厨房的门正斜对着饭桌，只见春泥站立在火炉边，伸了手取暖，炉火反映出来的光照映到她的面庞，脸蛋上的彩霞就越发热烈了。

在后来的回忆里，这一天意外获得的自由，多少还带着一些百无聊赖。天空总像灌满了铅土，乌突突的，还厚重，好像时刻准备着掉落下

来。雪花在太阳升到天空正中后融化了许多，院子里的那棵杨树还是露出了干枯的枝丫，直指向天空，一幅寂寞的样子。有人看管弟弟，父母亲急急地奔了外婆那里清雪，他们的脚印在地上留下长长的痕迹，渐渐就模糊了轮廓，看不到了。春泥一个上午都在忙碌弟弟，偶尔会偷眼看我，想知道我这个也算主人的小大人是否满意她的工作。可是春泥不知道我的心思，它们全在画画上面。自从母亲有了弟弟后，家里拮据了许多，我已经很久没有颜料了。很多时候我用毛笔蘸着墨汁在白纸上画，画完正面画反面，结束后去看，哪面都没有办法看得清楚。时间久了，氤氲连成片，晾干后薄薄的纸突然有了硬度，碰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搅得心里多么空落。我不由扭转头，说，春泥姐——

春泥正给弟弟擦手掌，听到我的声音，忙回头看我，我又看见她黑珍珠一样的眼睛。

我却没有了声音，我本想问春泥她是否会有颜料，可是转念之间又觉不妥，只说，春泥姐，你喜欢画画吗？

春泥说，上学的时候在美术课画过，拿铅笔画。

我又问，那你喜欢吗？

春泥略微带着羞涩说，我喜欢唱歌，我一直是文艺委员呢，我——想当歌唱家。

我不由靠近春泥，说，我想当画家呢。

说完，我们不由扑哧一声笑了，这些欢笑几乎抵消掉了这个午后的沉闷，再看窗外，发觉不经意间云层已被撕破，露出了几块湛蓝的天空，春泥也看见了，说，估计到了晚上就能晴天呢。我也答应说，差不多。这个时候坐在春泥膝盖上的弟弟开始不安分起来，向上挺着身子，不停地咽手指，春泥见状一边说宝宝饿了一边抱着弟弟出去了，我看见她的背影，还是顾长。

第一天春泥就赢得了弟弟的娇嫩的心，春泥对弟弟不只是细心和温柔，还想出一些法子让弟弟欢笑，手舞足蹈。下午三点父母亲回来的时候，刚睡醒的弟弟径直就奔了春泥伸出手臂，后来看见母亲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母亲见弟弟的哭声让春泥紧张，就笑，瞧见没？羞愧的哭

呢，才一天就要背叛母亲。我正坐在桌边吃外婆给带回来的饺子，听后转头说，弟弟和春泥姐好着呢，这一天我要抱都不理不睬的。

母亲听后说，春泥，你也累了一天，歇歇吧，今天晚饭我来做。

春泥站在家里的立柜前，用手摸索着把手，说，婶儿，今日雪大，我想早走一会。

母亲说，在家里住吧，都给你备齐了呢。

春泥还在摩挲着把手，这一次她用了力气，发出了吱嘎的声音，婶，一个事情和你坦白，我不能在家里住。说完抬头，眼睛里面已经蒙上了雾气，咬着下唇说，我一准做完晚饭走的。

母亲说，从你家到这里骑自行车要三四十分钟，你又不肯坐班车，这样多辛苦。答应每周给你一天休息日，你就可以回家了呀。

可是春泥拒绝了母亲的提议，她几乎是逃跑着出了房门，我看见她的大衣没有扣上，刚拉开门，风就高高吹起了衣襟，在衣襟扬起落下的间隙里，衬里上还有一块补丁，可是缝的精细，演绎成一朵带着卷边的花朵，独自开放在角落。等到门关上后，我才看见搭在椅子上的春泥的红头巾，蜷缩着，和我一起望向春泥离去的方向。

2

寒假说来就来了，假期里母亲上午和晚上都给我找了学习班，下午准许我自由活动。这个光景里面，我用水墨画来填充。有一天傍晚时分，我正要去蘸墨水，抬头却看见窗外灿烂的晚霞，在天边燃烧。冬季鲜有这样的景色，我不由放下毛笔，却又不知道可以去做什么，索性拿起钢笔在纸上写起了文字。我模仿所读过的诗歌的格式，不到一百字，占据了两页纸。等到春泥进来叫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它们摊在桌子上，文字写的大，隔了一段距离春泥就看见了，她走近拿起来说，你写的文章？

我说，不是。

春泥说，这是文章啊，不过有一些字我不认识呢。

我还是说，不是。六年后，当我孤单一人在异乡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我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天我其实是想要袒露心迹，在我的内心蓄满了各种图画带着色彩的场面，我需要表达。所以我和春泥说，春泥姐，它不是文章，是我的画。

春泥仔细地看，遇到不认识的字伸到我面前点一下，我就读给她听。看完后，春泥抬头说，这是文章。她说得很肯定。

我问，你真的如此想？可是它是我的画。我靠近春泥，指着其中一行字，说，这是我的蓝色，是湖水的蓝。我又指着另一行，这也是蓝，是天空的蓝。我没有停下，再指另一行，说，这是你黑珍珠一样的眼睛。

春泥睁大眼睛看我，然后她冲着窗子举起来眯着眼睛去看，此刻晚霞已经隐退进了地平线，代替的是从地里升起的夜的暗色，还有天边第一个出现的星星。我拉亮了电灯，室内一下子变得明亮，春泥就冲着电灯光看，光影里，文字开始透明，跳跃，仿佛一簇簇跃动的火苗。春泥放下，转头看我，说，我只读到三年级，以后你教我认识一些字吧。

我说，好啊，家里有很多书，不认识的你就问我，我要不认识——我挠挠头，我们就问字典。

春泥的脸上现了喜悦，说，我一准当好学生。停下思量了一会，突然向我弯腰鞠躬说，请受学生一拜。我见状也学着春泥的样子鞠躬说，请学生受老师一拜。说完我们都不由欢笑起来，笑声中，春泥抱起弟弟，贴着他的脸，用手指着墙上的字，说，宝宝，看那几个字，叫，海阔凭鱼跃。可是弟弟显然不能够理解，伸出手去抓春泥的手，抓到后就要用嘴去咬，春泥见弟弟不只无法成为知音，还要吃掉自己那指点方向的手指，笑着叹道，宝宝饿了，你们两个先出来吃饭，我把衣服洗完。春泥说完就领着我们进了厨房，把弟弟安置在儿童车上用小木碗装了蛋羹给他后，便坐到门边的凳子上开始搓洗衣盆里的衣服。

春泥厨艺好，我边吃边说，春泥姐，你做饭就是好吃。春泥抬头看我说，我更愿意像你一样能写文章呢。我说，那你就在家里住下吧，这

样晚上可以和我一起去学习。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第一天春泥逃跑的背影，还有这段时间她的来回辛苦奔波，脱口而出道，你一直不在这里住，是你的家里人不让吗？春泥听见我的问话停下有几秒，再开始工作手上用了许多的力气，动作也变得猛烈，搓衣板和衣盆之间发出巨大声响。我正要建议春泥用洗衣机去洗，就听见呀的一声叫唤，然后看见春泥的小指头有血珠渗出，掉落到衣盆里，很快的四散开去，盆里的水也现出了红色。一起掉落的还有春泥的眼泪，也只是滴答一声，在水面起了细微的涟漪便消失不见了，倒是春泥的脊背一直在颤抖，仿佛里面隐忍了许多的痛。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和母说了这个细节，母亲批评我不晓得体贴别人的内心，说，我问她也只是流眼泪，你小孩子还去凑热闹。我觉得委屈，说，我是要关心春泥姐啊，又说，我已经不是孩子啦。母亲听后笑，说，知道啦，不过你也不是大人。我说，春泥姐今天还和我说要学习呢。母亲不由看我一眼说，春泥倒是有上进心的孩子，有这样的榜样在身边你更要努力，知道吗？快睡吧。母亲说完关灯出去了，我一个人在黑暗里，眼睛慢慢地适应了环境，依稀可以分辨室内的家具物什，寂静里，我的耳边又出现了那一声滴答，分外清晰，而一并到来的还有阵阵睡意，我勉强支撑了一会，便睡去了。

几天后，母亲下班给春泥买来字典，说，有了这个，学习更自由呢。当时春泥正在整理被弟弟翻乱的橱柜，撩起散落在额前的头发说，婶儿，让你给我费心，我不安的。母亲说，你这么用心对我们宝宝，我做这些都不觉得够呢。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母亲所说，这一个多月里春泥的乖巧和勤快赢得了我们全家还有邻居们的喜欢，她不只把弟弟看护的健康壮实，家里也料理的妥当。其中的一个细节，在一天的早晨她从自家捧来一盆水仙花放在窗台上，没有几天就开放了花朵，白颜色的花瓣映衬着黄的花蕊，背景是窗外蓝色的天空，组成一幅美景。这株水仙花不只释放了芳香在室内，更重要的是，路人经过我们的窗前看见亭亭玉立的花朵，便会不由自主的涌出对春天的向往，抵消掉了这个冬季的冗长寒冷，内心注满喜悦又继续前行了。

春泥用毛巾擦了手才接过字典，母亲给她买的是汉语大字典，厚重的，带着分量。春泥说，婶儿，以后我每天都看一页。

母亲笑，傻孩子，不着急。

春泥翻着字典，说，我心里面急。

母亲没有回话，却带领春泥进卧室，一幅神秘的样子。我在一边抱着弟弟，看着好奇也偷偷跟去。原来母亲给春泥买了胸衣，和给我买的小背心不一样，是类似母亲穿的那一种，棉质的，粉颜色，仔细看又不是，是白的底色盛开着粉色的花朵，释放着芬芳。我听见母亲说，春泥，你只穿着背心对身体不好，快穿上试试。可是春泥不自觉地护住了胸部，脸上开始一点点的染上红晕。母亲又说，我一并买了两个你换着穿，尺寸不合身我明日换。春泥羞涩地看母亲一眼，正要解开扣子，不曾想一回身看见我在后面，我偏又阴阳怪气笑道，春泥姐，快试试吧——春泥更羞了，索性躲到母亲身后，再不出来。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从我怀里接过弟弟连带着推把我赶出来，关上门，不再理睬我。

我一个人，觉得无聊，就出去到了院子里。快到冬天的末尾，积雪渐次的消失，露出了土地，有一块甚至可以看见去年夏天我在院子里面玩耍时掉落的糖纸还有其他的小杂物，我也懒得去理它们，只管斜靠着墙，任中午的好太阳照耀着我。继而我翻转身，透过窗子恰好看见母亲和春泥在室内面对面说话，其中有一个片段，春泥把脸颊埋在双掌里，半天也不肯抬起头。

就是这一天母亲终于知道春泥不在家里住宿的原因。原来她自小就有尿床的病，家里面经济不宽裕，没有多余的钱去医治，到了十八岁的年纪，晚上睡觉身子底下还要垫上塑料。每每翻转身体，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寂寞的深夜听到，春泥的眼里就有成串的泪珠滚落。春泥说，有很多的夜晚，她忍住困意一夜醒着不让自己睡去，几乎要坚持到天亮了，耳朵里面已经有了鸟雀的鸣叫，可就是这个时候她只打了不到一分钟的瞌睡——春泥和母亲伸出食指比画着说，就一分钟，我还是尿床了。这件事情给春泥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家里就一筒炕，父母兄弟姐妹都在上面睡，许多年里她一直在最里面的角落，身边是母亲。夜里哭泣

无法承受的时候，她会去握母亲的手，可是，春泥说，这双手，渐渐地也干枯了，我一个手掌就全捏住了。春泥说，我只能一个人面对黑夜。对于春泥来说，从小带大的妹妹已经有了自己的天地，她又没有多少朋友，单单是她身上的味道就让伙伴和她保持着距离，春泥说，婶儿，到你这里干活后我每天都用水擦身子，洗到后来水变得冰凉，打在身上心就缩到一处，针扎一样痛，就是这样，也好过让你们嗅到这个味道。春泥停下来，看一眼窗外的蓝天，又说，婶儿，像你女儿这么大的年纪，我连黑墨水都没有。说到这里春泥再没有了声音，她搅弄着手指头，每个都不放过，然后又绞弄衣襟，最后是垂落在脸颊的发。她的眼神透露出渺远的悲伤，又好像不是悲伤，只是一种表情，带着对人间好时光的隐忍的期盼。

3

天气日渐一日的暖和，屋顶积蓄的雪水在午后开始融化，沿着房檐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到了地面也没有停住，径直渗进了土地里。只要把弟弟放到地上，他就想飞奔向门口，想要冲出去到广阔天地间。这个时候春泥忙拉住他，抱起来，站在门前透过窗子看外面，说，宝宝，看，天多蓝，看，前面人家衣服都晾晒到外面了。我也站在她们旁边，果真看到前面人家的后院晾了一排颜色鲜艳的衣服，用晾衣夹子固定着，就是风把它们吹扬起来也不怕。我又看春泥，她的脸上还有忧伤的表情，只是和那日从医生家里回来的相比，更多了内心的纠结。

原来母亲知道了春泥的病情后，不出几日就打探出镇子东边新近从省城退休回来的老中医是这方面的专家，一日下班后在家里也不停留，直接就带着春泥去了，还说，一会路过汽车站和你家附近的人说今晚不回去住了，听见没？母亲说完门就掩上了，我没有听到春泥的回答。

她们走后，房间变得安静。晚饭的香气从厨房进入了客厅，我的作业已经写完，不愿意再去看课本，奇怪的很，我也不想画墨水画还不想

写春泥说的文章。我在客厅转了两圈，看到窗子外面有伙伴在玩游戏，也觉得没有向往，转头，却看见了家里的录音机。这是父亲出差新买回来的，可是还没有怎么工作就被弟弟摔到地下发不出声音。春泥到来不久发现了它，隔日再来，低声问我，那个可以听吗？我说，坏了呢，听不了。春泥没有说话，神色黯然，在她的手里是一本磁带还有一页纸张，春泥仍然望向录音机，仿佛里面藏着一种珍贵。我拿来春泥手里的物件，磁带是翻录的，那页纸上则是抄写的歌词，有一些字用拼音代替，春泥局促不安，小声说，这里面的歌曲好听，可是总也没有地方听呢。想到这里，我不由过去拿起录音机看，想父亲下班回来一定要求修理好它，这样在以后日渐变长的午后，春泥就会有音乐听。

晚上春泥和母亲回来，都没有很多的话语，沉静的很。春泥没有回家，和我住在一起，任母亲怎么劝说都不肯脱衣服。她安静地躺在我的身边，半天不动，也不和我说话，但是我知道春泥没有入睡。月光透过窗子进来，给房间涂抹了一层淡的光辉，我侧着脸在月光中能看清春泥的轮廓，在春泥的长睫毛上闪烁着光，我正想着不会是星星落在上面了吧，仔细去看，又不是，分明是悬挂的泪珠。那一晚我最初是佯睡，应是午夜入了真正的睡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身边已经没有春泥，我侧耳听，原来她在厨房和母亲准备早饭，我听到母亲说，回家里和大人商量一下，病好了才是关键，再说病不讳医呀。春泥并没有回答，厨房只有锅碗的声音。我慢吞吞地起床，见春泥的位置是干爽的，看来春泥一夜没有睡觉。

后来我知道，母亲领着去看的医生开出的治疗方法是针灸再配上他祖传的中药粉末，只是要在春泥隐秘的部位针灸，春泥听后立刻红了脸，内心里显然难以接受，回来的路上和母亲说要和家里人商量才成。等到隔日春泥再来，带回来了结果，说，我哥说秋后有闲钱先领我去临镇子的一个气功师那里，人家看病不用吃药也不用我们的方法——春泥说话的声音小，可是母亲回答的声音大，春泥，那种治疗方法怎么行？都说那医生医术好着呢。见春泥仍然靠着墙壁低头又开始不说话，母亲叹息，春泥，镇上的医院都说想去根就得去省城的医院。现在这个机会

多好，人家收费也不高，再说婶儿多少也能帮助些。春泥听到这话忙抬头说，婶儿，容我自己想想，我的心里面也没有方向呢。见春泥如此说，母亲也无话语，两个人面对着面互望着，房间里出现了沉闷的安静，只有坐在母亲膝盖上的弟弟晃动着手里的图画书，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后来弟弟扔了图画书，伸出双手要春泥抱，春泥正要接过来，母亲说，罢了，我下午请假吧，你今日早回家，给你多些时间去想。春泥听后略微怔了怔，人有些恍惚，心下想，唉，下班了，回家了，天也要黑了，一天就没了。可是抬眼看了一眼外面，仍然是一派好阳光，人就更加的糊涂，又想，这一天怎么无端由的就拉长了呢？哪里得来的这些时光呢？如此一来，春泥走的时候也忘记了说再见，径直穿了外套出去了。还是那件红颜色的棉衣服，天气转暖了也没有换下，倒是不戴头巾，却遗忘了另一样东西，那就是一边听着修理好的录音机一边记下的歌词单子，春泥说过，回家背诵下来的，这样往来的路上就有歌曲演唱呢。春泥走后这张纸就在我的书桌上一直静默着，而春泥，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踩着自行车孤单前进了。

4

春泥的家在镇子的边上，这算是遥远的距离，中间还有一段路是没有人家的田地，春泥说，有一块就是她家的，小时候她在里面劳动的时候会直起腰望向镇子的方向，远远的她能看见镇上的政府大楼，威武高大的样子，还有电视台的电视塔，美人一样站立着。她说，没想到你们家就在镇政府的后面，她还说，现在看着觉得矮了一些，倒是那些戴着宽檐帽走来走去的女子真的新鲜呢。我想她说的这个女子应该就是胡同口第一个人家石月的小姨，在我的少年时代，她是一道光鲜的风景线，却是因为春泥的存在而获得的。她有白皙的皮肤，太阳光下喜欢戴宽边的帽子，还不够，帽子上还要开着一朵妖娆的花朵，下巴抬得高，踩着高跟鞋从胡同一边走到另一边，过了一会，又从另一边走回来。冬天和

夏天她都是这样的装扮，变换的不过是裙子的薄厚。有一天，下午的太阳比哪一天都来得温暖，我和抱着弟弟的春泥坐在院子外的石头上又看见了那个女子，我们的目光追随着，我们都看见她把绸缎的白衬衣掖进长及地的碎花裙子里，外面是一件乳白颜色的风衣，纽扣都变成了摆设，一摇一摆走路的时候，衣襟就高高扬起来。而她的腰间偏偏又扎着有亮片的腰带，阳光下，刺得我们的眼睛不停地眨，可我们还是看见了她的前胸的跳跃，带着节奏敲打着鼓点。许多年后我看《西西里岛美丽传说》这部电影的时候，脑中出现了这幅图画，可是清晰的不是那个女子，而是我身边的春泥。在这段日子里，她愿意追逐这个女子，听见了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叮当声，要探头看，或者找个借口出去，背影不见了还站在那里，期待着女子的返回。有一回她们终于对话了，我在屋子里并不能听见她们说什么，可是我看见春泥终于伸手摸了一下女子的帽子，捎带着她还摸了她的长发，进屋后和我说，人家的头发真滑，脸也真白。

我说，我觉得你长的更好看。

春泥抱着弟弟向我走来，羞涩地笑，说，丑得很呢。及至到了我的面前，却又小心地试探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点头，说，真的。我说的肯定，即使是坐在母亲身边回忆春泥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准确地判断，春泥要美于那个女子。尽管春泥带着营养不良的痕迹，身子单薄，手腕只和我一般粗细，可是她的面庞却隐含着好时光的端倪，正如花蕾绽放的前夕，蕾尖那一点点的玫粉，就足以让花朵承担开花一瞬间所带来的剧痛。

春泥听后，脸上现了舒展的微笑，眼睛还是黑珍珠一样闪亮，悄悄地去客厅墙壁上的镜子，还下意识的侧了身子，微抬起下巴，目光流转间，嘴角的笑容越发的明媚了。及至瞥见我亦从镜子里看她，不由得慌张起来，忙调整姿势，把弟弟从左臂移到右边，掩饰着说，真是越来越沉了。说着话走到我身边坐下，看我的水墨画说，这个才好看呢。

我正拿着毛笔蘸墨汁，我学春泥的回答，丑得很呢。

春泥用惊诧的目光看我，怎么会？这个景色多美。